

12/9

张化玉 著



铁道烽火

TIE DAO FENG HUO

济南出版社

1219

铁道烽火

张化玉 著

济南出版社

1989·济南

11-21

铁道烽火

王分派

王分派

铁 道 烽 火

张化玉 著

*

济 南 出 版 社 出 版

(济 南 经 二 路 182 号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75印张 204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7-80572-048-7

I·3 定价 3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抗日战争时期，鲁南重镇枣庄，活跃着一支使敌人闻之丧胆的铁道敢死队。他们扒铁路，炸桥梁，入虎穴；杀鬼子，除汉奸，救百姓……一幕幕惊险的战斗故事，动人心魄，震惊中外；而抗日英雄的爱情纠葛，离合悲欢，尤其感人至深，催人泪下。作者掌握大量历史资料，追求纪实性及原始之美。该书文字流畅朴实，情节曲折生动，故事真实感人，对弘扬民族精神，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，大有裨益。

(202)	章二十二第
(212)	章二十二第
(222)	章二十二第
(232)	章二十二第

目 录

第 一 章	(1)
第 二 章	(15)
第 三 章	(27)
第 四 章	(37)
第 五 章	(53)
第 六 章	(63)
第 七 章	(78)
第 八 章	(90)
第 九 章	(103)
第 十 章	(115)
第十一章	(132)
第十二章	(147)
第十三章	(156)
第十四章	(174)
第十五章	(190)
第十六章	(205)
第十七章	(215)
第十八章	(230)
第十九章	(242)
第二十章	(253)

第二十一章	(263)
第二十二章	(275)
第二十三章	(290)
尾 声	(300)

第一章

冬夜。恶魔似的东北风，狂怒地呼啸着。大片大片的棉絮般的雪花，漫天飞舞。

大雪覆盖了一排排房舍，一座座平顶子山和一丛丛树木，大地山川都变成了白茫茫的世界。

这时，临枣铁路支线上，犹如巨蟒般的一列火车，正从临城往枣庄爬行着。王沟车站——三孔桥——村庄——树林……路基两旁的雪地里突然蹿出五个雪人，“嗖”地飞上火车，紧紧地贴在车帮上。他们又抓又咬，一会儿就一个个地钻进火车肚子里去了。

靠山吃山，靠铁路吃铁路。人穷了，便要生出各种法儿活着。

他们就是这样，在火车到来之前，静卧在冰天雪地里，翻穿着雪白的老羊皮袄，和大雪融为一体，埋伏在铁路两旁，等待着这辆列车的到来。

他们是枣庄的车盗，共有两伙。

金四、石河三一伙自吹是枣庄的八大金刚，共有十三个弟兄。他们和官场有勾结，是一些巴儿狗式的人物。

汪海、丁刚、梁忠一伙则是道地的穷哥们儿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专门和官场、富人做对。

汪海他们三人，眼见不少穷兄弟们寒冬腊月里穿不上棉衣，心里很不好受。于是，几乎天天夜里蹲铁路，爬火车，想搞一些棉布和棉花，好让穷兄弟们穿暖和些，越过这可怕的冬天。可是，一连十几个夜晚都没搞到手。汪海弟兄三人急红了眼，这次决定，只要爬上火车，见什么要什么，只要把东西搞到手就好办了。

汪海、丁刚、梁忠三人一连越过四节车厢，却都无法下手。又越过一节，才看到这节车是封着门的闷罐。汪海抓住车门上的把手，右脚踏上四寸宽的车帮，吃力地腾出右手，接过丁刚递过来的老虎钳子，把车门上拧着的铁丝全部掐断。然后，从腰里抽出小钢棍，插到铁锁孔里，猛地一别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铁锁分了家。然后脚手合力，“哗”地把车门弄开了。三人急忙鱼贯而入，梁忠第一个伸手往一角摸去，大声喊着：

“大哥，这里有堆木箱子！”

“大哥，这里全是布匹！”丁刚也摸到了。

汪海听他们俩一喊，也急忙走过去，摸了摸说：“掀！一起往下掀！”

梁忠早已把箱子别开了，伸手一摸：“大哥，这箱子里全是盒子枪！”

“啊！”丁刚一怔。

“啊！”汪海也吃了一惊。

梁忠又肯定地说：“大哥！是的，是盒子枪！咱要不要？”

汪海还有点犹疑不定。

丁刚跳过去一摸，高兴极了，说道：“大哥！要！哪能

不要？俺做梦都想要枪，有了枪，枣庄就是咱们的天下了！叫他娘的金四吃咱的洋花生米。就是打鬼子也有了真家伙了！”

“对！有了枪老天爷咱都不怕了！”梁忠也大喊。

丁刚愈加心急，他一个胳膊夹了一个木箱，放到车门口，还要再搬一箱时，火车鸣笛了，他们知道，火车穿过三孔桥，就要进站了。

汪海立即大声喊着：“一人夹一箱，赶快下车！快！……”

三个人刚跳下车来，火车便开始减速，徐徐开进了那个小站。

那天夜里，金四、石河三也跳到车上去了，但却什么也没有搞到，只好空手下车。当他们见汪海三人一人扛着一个木箱消失在黑暗里时，他们没敢跟踪，而是十分扫兴地回到南围子里去了。

破晓时分，雪住了，风停了。

冷冰冰的南围子上空，升腾起一缕缕炊烟。

“她娘的，白挨了一夜冻！咱们啥都没捞到，却让那伙子贼人弄了三箱子好东西去。你石河三没有种，落到人家后头。”金四咬牙切齿地骂着。

“四哥，你不知道，丁刚他们这一伙，贼胆比咱们大，心也比咱们齐。说真的，人家也真有胆量。你说，我没有种，上得慢了，你问问咱们这些弟兄，哪个能比人家有种？”石河三说完，一个劲儿抽烟。

金四瞪了石河三一眼，转身坐到他的床沿上。另外几个也自知理亏，低头不语。

这时，一只翠蓝色的忌讳鸟，在院子上空盘旋着。“忌讳！忌讳！”它边飞，边叫个没完没了。金四心里本来就够烦躁的了，听见这个不受人喜欢的鸟叫，掏出枪来，咬牙瞪眼地走出屋门。他躲在门边，顶上子弹，把手一举，一个正在飞舞欢叫的忌讳鸟，立刻被打落下来。忌讳鸟扑愣愣落在院子里的雪地上，引得众人齐声喝采：

“四爷好枪法！”

“四爷的枪法没有比得了的！”

“好个屁！等着瞧吧，咱们弟兄说不定有倒霉的！在这寒冬腊月谁听说过忌讳鸟叫？”金四摇摇头，转身进了屋。

一屋子烟雾腾腾，一个个闷坐在那里。

过了一会，金四又冷冷一笑，说：“嗯？看哪个有种？敢上胜庄跑一趟，探探汪海那伙子弄了三箱子什么？搁在哪里？嗯，哪位去？”

十几双眼睛瞅着金四，但都默不作声。

安小七终于开了口：“我去！我要不和那伙子毛贼拚个你死我活，你们以后都喊我孬种！”

“对，只有小七是个英雄好汉！兄弟！这事干好了，再也不叫你离开我的身边。只要你探个真情回来，咱俩一块去苏杨里逛窑子！”金四的脸上露出了奸诈、诡秘的笑容……

汪海、丁刚、梁忠三人回到胜庄，在梁忠家的堂屋里，点上一盏小油灯，把三个箱子全打开了。——看过之后，丁刚高兴地扒着汪海的肩头，揽着梁忠粗圆的腰，跳起了日本舞蹈，还张着大嘴咧咧地唱着……

三个人几乎都跳起了日本舞蹈，边跳边笑。

“喝酒！咱弟兄们喝个庆功酒！”

在汪海的建议下，三个人一连喝了三斤高粱酒，一直喝到太阳升上了树梢。

丁刚想去火车站听听动静，刚一出门却碰上了安小七，他还领着两个汉奸。

“四表哥，兄弟给你送酒肴来了。”

“小七，你不怕我割掉你们三个人的耳朵？你送什么酒肴来了？嗯？”丁刚质问道。

安小七是丁刚的姑表弟，他之所以敢进胜庄，也就仗着四表哥不会怎么着他。他一听四表哥今天说话与往日不一样，仍然嘻皮笑脸地硬着头皮说：

“四哥，听说你们今夜打着食了？”

“是的，这不！”丁刚从腰里掏出二把盒子，黑森森的枪口对准了安小七，说，“就这家伙，弄了几箱子哩！”

两个汉奸一看不妙，相互对视了一下，使个眼色，怯怯地往后退着。

丁刚晃了晃盒子枪，怒声说道：“都给我滚蛋！”

安小七一看表哥发了火，急忙满脸陪笑地说：“四哥，别跟咱自己弟兄耍威风。别忘了，咱们都是吃两条线的弟兄们，你打着食了，也不能叫咱饿着！那三箱子玩艺，分给咱一箱，金四爷那里也好说，以后咱在两条线上，不也就和睦了吗？表哥，金四爷也不好惹，我觉得还是和为贵啊！”

“你他奶奶的今天可是来劝降的！”丁刚把眼一瞪，照安小七脸上打了两个耳光。

安小七咬牙瞪眼咕嘟着嘴，自己觉得下不了台，转身走

时，猛地一跺脚，说了句：“你丁四等着瞧！”

安小七急急忙忙追赶那两个汉奸去了。刚走过大桥，火车站上警报器响了起来，大兵营的警车也鸣着长笛出动了。接着，中兴公司里的二十多辆兵车拥上了大街。兵车载满了小鬼子，一时间杀气腾腾……

这时，安小七刚走到火车站。正在他惊慌万状的当儿，从车站上跑下来十几个便衣特务，突然把他给围了起来。安小七看见丁刚闪了一下，钻进了人群，朝着一个人咬了几下耳朵，小七想，不好，要上当。

果然和丁刚咬耳朵的特务过来了，两支盒子枪合并在左手上提着，来到安小七跟前，直眉瞪眼地说：“他就是今夜爬火车偷了三箱子短枪的盗贼！抓起他来！”

不容安小七辩解，五花大绑把他带走了。

“枪弄到手了，保存却成了问题。”

汪海几天来思绪万千。

丁刚、梁忠二人有家有业，有老有少，不能离开胜庄。只有他，光棍一条，离开胜庄目标小一些。所以，他想担负起丁刚、梁忠二人的重托，表示只要人在，枪就在，不会有半点儿闪失……

太阳，在西南天边云彩缝里露出了半个脸。丁刚把自己家的独轮车推出来，系好两个长形条筐，又将三个木箱放进条筐底下，上边装了冒尖的乌黑的碎煤。

丁刚推，梁忠拉，汪海跟在后头。

三个人说说笑笑出了胜庄。刚走过凤凰山口，天已黄昏。汪海无意中往后看了一眼，见山口处正有两个人停住脚

步，盯着他们三人的去向。汪海立刻警觉起来，但没吭声。

天终于黑下来了，那两个人影已看不到了。

山路难走，汪海扶着车子，梁忠弯下身子拉得更带劲。翻过两道沟，进了崖岭村。

丁刚、梁忠卸下煤，帮着汪海把箱子搬进屋里，又连夜赶回了胜庄。

崖岭村坐落在双山箭北麓，通往抱犊崮山区的大道南旁。这个村庄，早在三百年前，叫做双凤嘴子，夹在凤凰岭尾，双山箭山头的当中。村中一共十三户人家，没有瓦舍，全是青石砌墙，黄草苫顶的房屋，掩映在三山沟崖的丛林之中。汪海就住在上年故去的姑母家中。姑母家的两间草房倒也宽敞，用树枝条编作围墙的小院，收拾得颇为整洁利落。

汪海小时候，常来姑母家，庄上小伙子差不多都认识他。他能说会道，善于联络人。因为他这次来身负重任，处处小心谨慎，不敢招惹是非。不到半月时间，庄上的小伙子们都和他亲如兄弟。他还和几个知己拜了把子，大伙议论将来要推举他坐双山箭第一把金交椅。日后修筑山寨，招兵买马，抵抗日寇，夺回中兴公司。汪海知道后，对他们的诚意深为感激。

可是，他的心情并不轻松。四十支枪如何用得上？怎么和鬼子作对？他终日思虑着这些问题。

再说丁刚。自从和汪海分手后，他几乎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。他白天联络人，广交朋友；晚上便去扒火车，还偷偷地杀了几个鬼子。

十四五的夜晚，月亮分外明亮。

丁刚、梁忠来到车站南玉山街。

这条街的东头南侧就是日本鬼子正在筹建的洋行。洋行对过的小街上有处住宅，住着四个带家眷的鬼子，他们是来筹建洋行的。其中一个鬼子，名义上是搞中国商业，实际上是搞商业情报的特务，筹建洋行的主事。他来到枣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就敲诈枣庄六大家商号，光得银圆就达八千块。

丁刚听梁忠无意中说出来此事，立刻动了心。他们探清了情况后，决定挖出这个钱眼来。那天晚上，他俩隐蔽在西夹道里，正在设法混进院中，突然，大门“吱啦”一声开了，接着走出两个人来。两个人走到拐弯处电灯下，被丁刚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们一个是那个叫板田的鬼子，另一个则是福兴号老板李顺斋。正在他俩说说笑笑向北拐的当儿，丁刚向梁忠使了个眼色，二人飞步闯进院里，隐蔽在黑暗处。板田送客回来，关上大门落了锁，喜洋洋地走进屋中。

丁刚悄悄地走到窗下，听见板田正欢声笑语地跟老婆拉呱。

梁忠侧目对着窗孔一看，板田的老婆已上床脱下衣服，面朝外躺着，伸出一支藕瓜似的胳膊，用手抓住板田。板田盯着那年轻女人的笑眼，脱下衣服，上床钻进了被窝……

丁刚走过来，对着梁忠耳语几句，然后往门旁靠去，用一把小刀轻轻拨开门闩，推开屋门，悄悄进入屋内，挑开门帘，二人几乎同时纵身站在了床前。板田听到动静转脸看时，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伸手便从枕头底下抽出手枪，刚坐起身子，对准丁刚就要开枪时，丁刚却抢先把他拿手枪的胳膊抓住。接着，闪光的刀子就插进板田的心脏。板田嚎叫一声，秃头就搭在了床沿上，象一头刚宰杀的猪，咕嘟咕嘟地往外淌血。

板田的老婆是受过日本高等特务训练的女人，她破口大骂：“你们两个强盗！要钱的有，不该杀我的男人！”

他们本来没想杀害她，这一骂，把丁刚骂火了。他用力扯开她围着的被子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你也跟你的男人回日本国去吧！”一刀子把肚子给剖开了，肠子立刻流了一大堆。

“翻！”二人不约而同地说。

丁刚走到保险柜跟前，忙了一阵，却搬不动，打不开。他急得转了个圈儿。

“有了！”梁忠打开大衣柜，提出一个红皮包，觉得沉甸甸的，看了看里头全是白花花的银圆。这是李顺斋刚才送来的一千块大洋。

丁刚再一翻，发现两套崭新的日本军官服。他乐滋滋的，两人一人一套穿上。嘿，正合身！然后又戴上帽子，披挂上武装带。丁刚挎上东洋刀，梁忠背上王八盒子，又都蹬上黑筒皮靴，真象一对气派的日本军官。他们大摇大摆地离开板田住宅，梁忠提着那个红皮包回胜庄去了。

丁刚穿着那身日本军官服，趾高气扬，更加洋洋自得。

梁忠多次劝丁刚，在敌人眼皮底下不能太暴露了，要按大哥临走时的嘱咐，枣庄的日寇，不是咱几个人能杀光斩净的。可是，丁刚根本不听劝告。

丁刚和鬼子作对，也和金四他们作对。不到半个月时间，就把金四他们的人又打死了六个，仇恨越来越大。

金四他们狡猾得很，见风使舵。他们不吃“两条线”了，而开始往日本宪兵队这个避风墙上靠。

最近，城里城外的各路土匪都和金四来往。城里头一些

殷实人家，大多都被他勾来土匪敲诈、抢劫过了。谁敢顶撞他，他便派人暗中将那人杀掉。

石河三荒淫残暴。他和守寡的兄弟媳妇有暧昧关系。那寡妇后来瞒着石河三要改嫁，被他知道后，他便用绳子活活将寡妇勒死了。寡妇的弟弟多次堵截要刺杀他，不但没有杀成，差点把自己也搭上。

“找丁刚、梁忠去！”寡妇的弟弟下了决心，并找到他俩诉起苦来……

丁刚一听，正想找石河三的茬还没找着呢，这回有了，他气势汹汹地说：

“你回家去吧，老子今夜就去宰他！”

就在这天夜里，丁刚闯进石河三家中。他先站在窗下听了听，又从窗缝里侧目望去，见石河三媳妇正和一男人躺在床上，打情骂俏呢！丁刚心中的怒火顿时升了上来，他踹开屋门，闯到床前，连男带女一起杀死在床上。临走，他还在屋门上贴了张白纸，上写着：“两条线上人干的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石河三的父亲发现儿媳妇搂着个陌生的男人，死在床上的血泊中，一下惊呆了！但这老头子很有谋略。他一声没吭地把屋门关好，又上了锁，一气跑到南围子，把儿子叫回家来了。石河三进屋一看，见被杀的男人正是同伙最要好的朋友金八，便咬牙切齿气愤地说：“金八，你……”他突然直勾起眼来，仰天长叹说：“我欺人妻，人欺我妻，真乃天意也！”再看看门上贴着的白纸条，心想，这准是金八和另一个男人为争风吃醋干的。他竟一点也没往丁刚身上想。

丁刚可不知道实情。他哪里会想到，石河三没有被杀死

呢！

这天黄昏，丁刚又穿着日本军官服，挎着东洋刀，突然出现在顺河街许好家门口。

许好是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，在枣庄车站扛大包。一个月前，站上被盗走一箱子合金铅铳，鬼子把罪名加在他身上，鬼子站长下令当夜将他杀死了。丁刚一直想打这个抱不平，没找着机会。这天他走到许好的家门口，遇上许好的妻子许三嫂。许三嫂不认识丁刚，又见他穿着鬼子服在门口转悠，顿时气红了眼。她顺手摸过一把铁锹，劈头向“鬼子”砍去。丁刚闪身躲开，笑着说：

“三嫂，我不是日本鬼子。”

许三嫂举起铁锹骂道：“你不是日本鬼子，也是日本鬼子的走狗汉奸贼！好人不穿鬼子的黄皮！”接着铁锹又砍了过来。幸亏丁刚腿脚灵活，两次都没伤着他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同伙徐广赶来找丁刚，才给丁刚解了围。三嫂也收敛了怒气，歉意地向丁刚点点头，笑了笑，红着脸转回家去了。

丁刚跟徐广回到梁忠家里，梁忠递过汪海派人送来的一封信，他一知半解地看了一遍，摇晃着信说：

“写的什么字，俺认不下来，你念给俺听听吧！”

梁忠接过信来念道：“丁刚、梁忠二位兄弟，最近发现金四常来山里转悠，他一定是查找我和枪支的下落。在当前情况下，枪支不宜转移他地，要秘密保存，请二位兄弟接信后，务必安排两个精明弟兄化装跟踪金四，监视他的动向。另外，梁忠近日可来山里一趟。切切！”

“我宰了金四这个狗日的去！”丁刚一听便气得跳起来